

刊新作創

---

# 人遊夜

---

著明錦黎

# 目次

狩獵記	……	一一—二六
耍猴戲的	……	二七—三六
從山林到市鎮	……	三七—四八
夜遊人	……	四九—八五

# 狩 獵 記

## 第一篇 桑麻的記載

九月十七日

滿天的雲，整日的陰黯。圓華山一帶都禿着頂；濛濛的一片，像在霖雨。梧桐老了，楓林紅了，處處飄散着落葉。

畔山堂臨水的一株月桂下，雅亭披着夾衫，簑似的，畸角形的踞着，垂着一根釣竿。他的四圍很靜寂。水面有時一旋動，——那是半

顆掉下來的桑葚，兩條游魚爭着的一啜喋。

他的後面，那一抹常青樹林，不時的，隔着片刻的，送出兩聲鷓鴣之類的鳥啼聲來。太陽只是隱着；那邊的雲開了一縫，這邊的雲又移過去合上了。芙蓉花葩從枝上低挂下來，彷彿耐不住這陰霾；有的直吻着水灘，就那麼萎謝了。

農家的屋子，半覆着瓜籐的藩籬，兩桿枯木，和架在枯木上的一竿衣服，都帶上些懶散，悵態。……

「喝——呵——」

朝左面的瓜棚下面，雅亭望過去，一隻白鷺隨着那呼叱聲騰起來。它離開水時激起的波紋，徐徐的，直撼着這浮標。

一個童子涉着淺灘，捏了一把帶蕙的草，露出身來望雅亭。雅亭想起一些舊日的情調來了，呼哨着說：

「錢呢？」

「早毀了，」那童子微笑着，「現在是把新的。」

「有人能往龍谷去嗎？」

「一年難有一次。」

「那麼只好溜溜山填算了。」

「自然。中秋又來了；放兩響敬財神吧。」

雅亭將釣竿提起，在另一個水藻圈裏垂下去。

「這草扯去做牛的點心的嗎？」

「你想得好！就是喂魚的。」

「魚在塘裏，草也在塘裏，它自己會來喫的呵。」

「不這樣。我們塘裏喂的全是鱧魚；那是些懶貨。不去喂，就活活的「翻白」了，和陳典家的女人似的。」

雅亭想起一月前，揹着兩擔柴枝到這來換米的那樵夫。爲着去趕縣城裏的廟會，將那餓病了的妻子撇在屋裏。「廟會沒有他的名！等到把柴兌成米回來時，妻子的兩眼「翻白」啦。」這就是小六的伯父傳開的。……沒有人同情他，在這村上。

小六涉着淺灘，到塘的盡頭，忽又拉長音調的叫着。那是兩個使拖網來偷魚的，藏在塘岸旁的竹叢下，可是給逃脫了。雅亭望過去，

不曾見到別的人，只是小六自己，提着一隻埋在什麼地方的魚簍，——那大概是載得滿滿的，輕輕的扒上岸走了。……」

直到傍晚，沒有釣着什麼。

十八日

曙光由明瓦上透進時，雅亭醒轉來。他想着這一天，除開將樓上那些父親留下來的書籍檢理一下，又不免虛度了。

他從牀頭發現那<sub>一</sub>身已經敝舊的灰色軍服，但這寶貝，嵌在口袋上的藍色徽號不知在什麼時候失去了。他找了許久，直找到牀底，櫃下，枕衣，夾衫縫裏……

呆木的在牀邊楞着，彷彿被什麼警覺了，半年前那一片戰壕生活的影子，和這單服的顏色一般黯淡的逼近眼膜上來。一片的喧聲，帶着餘韻的留在他的耳邊。呼喊，奔馳，聚合，散亂……在騾動着。他又隱約看到病院裏那一幫殘廢的，正在死去或得救的同伴們；他發現自己從那裏走出來，移動着那失去感覺的軀壳，在那擾亂麻木得只見到一些黯影的人羣中走着。……他真的得救了。但有什麼呢？——得救了什麼呢？正像一道榮譽的金色光焰從眼前閃了一閃，留下來的只是那加倍空洞的空洞。有什麼呢？——這眼前面！

他又看見一個幻影——麥喜；那蒼白色帶些憂鬱的臉：：移着，直逼着他自己的面部。他看着它，幾乎像哭着；他將頭在被底埋了。



他又想到和她在車站的一刹那，和站在她的悲傷後面那着黃色外氅的男子……但她得救了，也許是真的得救了。那是怎樣一個貌似欺騙的真實呵！……

『雅亭，快到外面去！……好幾班客人……』

傍午，他的母親將他從困倦中搖醒過來這樣說。

同日 下午

那不外是一些來議捐的，分派積穀的或遠道來問及滬戰的經過的人；這些擺設，使雅亭感着煩膩極了。他只得唯唯諾諾的應和着——送着他們走了。

但失去那藍徽號的故事，就接着開始了：

屋的正門外，當雅亭出來時，一個褐色面容的短裝男子，從那靠牆的長凳上起身來，一面將手裏的水烟斗放在地上。

這男子像一個過路人，兩眼深陷，露出一點閃動的光芒；包袱斜挂在背上，腰間垂着一條污黑的毛巾和一隻小小的洋瓷把盃。他看見雅亭不帶理性，便直率的說：

『我是從清鄉軍軍機處派來的。』

『什麼事？』

雅亭對面站着，那人帶些愠意了：『聽說你們府上私藏的有軍伙？』  
『軍伙？』雅亭的眼睜着，『老兄聽見謠言了吧？我們這裏連一支

鳥銃都沒有的。」

這男子露出一點狡黠的笑容，似乎覺得對方還像一個老練的出家人，說：

「正正當當的！藏了就藏了；交出來并不算什麼。」雅亭的語音很響亮：

「你派隊伍來查好了，老總。……我也曾嘗過七八年軍營生活的，這種事看的很多！……打了敗仗，退了伍，家伙馬上丟開了。……打比方罷——老總你自己，你能攆上一桿鎗，通得過兩個縣境嗎？至于我……」

那男子現出那阿諛的情態！

「你從前在那一軍？」

雅亭將從滬戰時退出來的景况告訴了他。這男子將水烟斗捧着，不住的吹着那楣火，平直的望住雅亭的臉；吸了半口烟，又將楣火吹熄了，吐出一串話來：似乎要求雅亭將軍隊的徽號給他看。

雅亭說了些搪塞的話。

「這種事好隨便開口的麼？……」這男子起先是囁嚅着，却變成了壯直：「那是瞞不過外行的！何況我！你得知道我是從清鄉軍軍機處派來的人！……冒一個軍隊的牌，想逃長官的考問，被人家發覺，那還了得！如果有這樣的人，他給關在牢裏啦！」

「我能騙人家？」雅亭叫着。「什麼話！」

『那麼你拿證據！我是清鄉軍軍機處來的。』

雅亭跑了進去，轉身來時，他發現母親已在那男子的面前站住，帶歉意的談着許多話。她又拿出兩元錢和一包銅子來在那人的懷裏塞了。

『不用給他，不用給他！』雅亭叫着，將那套軍服往地上擲了，『看這個，看這個！』

那男子瞥了它一眼，袋了錢，露出譏諷的笑容說：

『如果說是當過馬弁，只要是灰色衣總得穿的。』

雅亭制止了自己。他的母親同時拉住了他。

晚餐時，桌上的菜減少兩樣了，只留着一樣芋艿。望在這上面，

他的母親兩眼紅着。

『又聖念着那兩塊錢嗎？』雅亭撇下了碗，說。

『那倒不是，』這老婦人只搖頭，『我想着震亭。』

雅亭呆了半響，道：『他回來時大概是一位團長了。』

『總希望要有這樣一回事才好。』

但這留在她身邊的兒子却不住將那失去徽號的懷喪表現出來。『

如果找不到它，以後再找出路就難了。』

他的母親默默的不露一聲。她打算將這隱諱的事告訴他。自然，那徽號是她偷偷的拿去燒燬了。這樣也許可以將兒子留在家裏。

雅亭還不曾覺察。他開始談着怎樣設法去找一點菓種，打算明春

來培植誦樓前面那荒廢的空地。他又說屋後面的山都禿着，也應當去找一點杉苗來；三年五年來，這都成爲值錢的材料了。

『空的！』他的母親說；『少打些這樣的算盤。你不知道你爺在時，留了一樓的書呵。』

『何必想這個，』雅亭嘟囔着。『現在是工業主義的時代；拿出貨來人家才願意拿出錢來的。』

『總是這一套——我們打主意，你們就打主義。』

這老婦人說時，外面起着一片犬吠聲，立即又停止了。進來的是小六，提着一隻魚籃。他走了過來，問了問安，將魚籃在桌旁放了，扭忸着。

『是新鮮的麼？』主婦問着。

『剛從澗裏掬來的。』

小六說時偷覷着雅亭。他想用這個向『老太太』換一點錢，因為他那『獨眼龍』的伯父，病了半個月，白着一隻眼，紅着一隻眼，靠在牀上天天嚷：『土地菩薩，土地菩薩，你只須開一聲口呀！』——這樣的，只好去買一點藥來。

『呵，不用提起錢，』這老主婦的頭忙搖着；『我給你配一點藥倒行。不用談到錢！』

放下了盃箸，她就走了進去。

小六癡呆的站着。



「怎樣？你換不到錢的話？」雅亭看了他一會，說。

「有什麼方法！……」

雅亭又想起他家裏的那條打鳥的銃。他把這意思說了出來：如果願意將它出借，他可以掏出身邊留下的幾張錢票。

「怎樣說送！也算我家借了你的好了。」

「你家的姐夫呢？他有閒空麼？」

「你問他幹什麼？」

雅亭附着小六的耳，低聲說出他這一晌的計算。小六連聲應着：

「我就替你辦，我就替你辦。」

雅亭道：